

试析利比亚与西方改善关系的“三步走”策略

杨廷智 王 泰

内容提要 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实施了主动承担洛克比空难责任并对遇难者作出巨额赔偿、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和力促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并解除制裁的“三步走”策略,与西方的关系大幅度趋于缓和。这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利比亚摆脱自身困境、推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利比亚;西方;“三步走”

作者简介 杨廷智,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专业03级硕士研究生(内蒙古028043);

王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05级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教授(西安710069)。

Abstract After the Iraqi War, Libya has taken measures of “three steps” that made great reconciliation toward western world relations, which included that Libya actively shouldere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Lockerbie accident and paid high-amounted indemnities to the victims, abandoned the developing plan of massive destruction weapons, geared up to restore Libyan-America relation and make western countries lift the sanctions to Libya. It result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fac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also made wide and deep effects on freeing Libya's predicament as well a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Libya; Western World; Measures of “Three Steps” Tactics

伊拉克战争后,利比亚一改长期与西方激烈对抗的姿态,骤然加快了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步伐:先是主动承担了洛克比空难责任并与英美达成遇难者赔偿协议,继而又宣布全面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结果,意、英、德、法、加等西方国家领导人、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利比亚;在卡扎菲也于2004年4月底访问欧盟和比利时,6月利比亚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美国、欧盟相继解除了对利的制裁。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在短期内呈现“大逆转”,迅速返回国际社会。本文拟对利比亚改善与西方关系的“三步走”战略进行初步考察,分析利外交的转变及其影响等。

一、利比亚推行“三步走”策略,大幅度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最近几年来,利比亚一直试图打破外交上的僵局,寻求与欧洲、美国重建经济和外交关系。9·11事件后,卡扎菲是最早对恐怖行为进行谴责、并向华盛顿表示哀悼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一,表示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并在有关“基地组织”的情报方面与美国“共享”。^①此后,明确表示原则

上同意向洛克比遇难者家属作出赔偿,利比亚展开了一系列令世人注目的和平行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趋于缓和。

“第一步”,主动承担洛克比空难事件责任,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巨额赔偿。20世纪90年代,美、英在对利实行单边制裁的同时,推动联合国对其进行全面制裁,导致利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也面临极大的困境。据统计,到1998年底,制裁给利造成的损失高达265亿美元。^②这对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利比亚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打击。利政府感到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解决洛克比空难问题。继1999年向苏格兰特别法庭交出两名制造洛克比空难的嫌疑人后,2003年8月15日,利比亚正式向联合国宣布,政府愿意对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事件承担责任,对死难者家属予以赔偿,并承诺在国际反恐斗争中与联合国进行合作。^③随后,利与英、美两国达成协议,同意在联合国取消制裁后,分批向洛克比空难遇难者亲属支

^②Chris Doyle, “Libya: After Sanctions”,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April 23, 1999, p.9.

^③United Nations, “U.N. Document S/2003/818.” Khalil I. Matar and Robert W. Thabit, *Lockerbie and Libya: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and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4, p.308—309.

^①Ronald Bruce St. John, “New Era in American—Libya Rel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September 2002, p.89—90.

付 27 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不久,利比亚又与法国就 1989 年法航泰内雷空难事件的追加赔偿问题达成协议。2003 年 9 月 12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除对利制裁的 1506 号决议,自次日起正式解除实施了长达 11 年的制裁。

“第二步”,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无条件接受国际核查。利与英、美经过长达 9 个月的秘密磋商后,于 2003 年 12 月 19 日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无条件接受美、英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武器专家进行核查,并表示将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护协定以及生物武器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2004 年 1 月 6 日,利正式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 月 26 日,利政府将有关核武器、导弹开发的资料及设备运抵美国田纳西州,这些设备包括用于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和导弹的制导部件等。2004 年 2 月 27 日,利开始销毁其化学武器。2004 年 3 月 10 日,利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并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第三步”,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力促美、欧解除对利制裁。在与西欧国家外交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中,利一直努力寻求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促使美彻底解除对其制裁。2004 年 6 月 28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伯恩斯访问利比亚,宣布美利正式恢复中断了 24 年的外交关系。2004 年 9 月 20 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宣布解除对利自 1986 年以来实行的制裁。10 月 11 日,欧盟也解除了对利实施了 12 年的经济制裁,并解除了对其长达 18 年的武器禁运。

二、利比亚大力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原因和影响

(一) 原因

1、谋求解除国际制裁,摆脱长期孤立的国内外困境。1969 年卡扎菲上台后,利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直至招来国际制裁。同时,利因推行“阿拉伯统一”而与众多阿拉伯国家反目,并因热衷于“革命输出”也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结怨,西方的单边制裁和联合国的国际制裁使利在国际上的处境空前孤立,国内经济遭到致命打击。多年来,严厉的制裁使利经济元气大伤,仅美国实施的贸易禁运和旅游禁令就使利每年遭受 3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制裁还导致利 90% 以上的工业品和 70% 的食

品依靠进口。^①利对外联络与国际合作秘书沙勒加姆 2003 年 8 月 18 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每年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制裁给我们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自 1992 年联合国实施经济制裁和空中禁运以来,利经济每况愈下:遭受制裁前,利比亚富甲一方,人均年收入超过 6000 美元,而遭制裁后人民生活水平急转直下;利航空业曾显赫一时,拥有的黎波里、班加西等 7 座大型民航机场及各式客机 30 余架。而十年制裁使利航空业损失惨重,名存实亡。几架破旧的飞机只能在国内转来转去维持生计;利石油储量丰富,出口额曾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95% 以上,在西方国家拥有巨大市场。但制裁使利对外贸易大受影响,石油生产技术、设备和零配件的进口困难重重,吸引外国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以振兴国家经济的设想只能停留在图纸上。^②而且,经济的恶化还导致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利的违禁武器计划也早就陷入停顿。这种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经贸关系的状况,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科学的经济管理方式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是任何国家都付不起的代价。因此,利决心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谋求解除制裁,引进欧美公司的技术、资金,以振兴国家经济,增强国力。

卡扎菲 20 多年的反美、反西方政策给利带来的国际制裁和禁运,不但使其国内经济形势日渐恶化,而且使其国际处境空前孤立。多年来,利因受到制裁和禁运,又面对美国推行中东战略及其无所不在的压力,它在国际社会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少。残酷的现实让利认识到: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硬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对抗只能加剧自身的困境。于是,卡扎菲终于下决心大幅度调整外交战略,以期树立新的国际形象,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求得国家的新发展,维护政权稳定。

2、在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中主动把握先机。苏联解体使利大大缩小了制衡西方的国际空间,国际制裁迫使卡扎菲不得不逐渐淡化反西方论调。随

^①《美国对利比亚实施的制裁》,网易新闻网,
http://news.163.com/2004w04/12532/2004w04_1082778610687.html。

^②《利比亚:断尾求生》,载《河北日报》2003 年 8 月 25 日。

着国际形势趋缓,第三世界国家大都转向谋求自身经济发展,利开始从洛克比问题与西方进行对话。

“9·11”事件后,反对恐怖主义被提上全球日程,美国借“反恐”的名义在中东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并欲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改造中东。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声势,昔日激烈反美、反西方的卡扎菲政权受到震慑,自危感加深,遂以“三步走”策略争取主动,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以避免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同时,利也想借助改善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的举措,提高自己在中东、非洲的地位,谋求在地区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

利在为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军备竞赛无助于利比亚的安全,也无助于地区稳定,这与利比亚深切关注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不符。利比亚带头这样做,也希望所有国家仿效,从中东开始,没有任何的例外或双重标准。”^①很明显,利主动“弃核”也是有的放矢,希望自己的妥协行动能够产生示范效应,迫使同属中东的以色列放弃核武器,以表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二) 影响

利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实施了与西方改善关系的“三步走”策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扭转了利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西方国家领导人频频造访利比亚。2004年上半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英国首相布莱尔先后访利。同时,利外长沙勒加姆2月访英,卡扎菲4月底访问欧盟和比利时,西方与利比亚的关系进入了恢复阶段。2004年1月,美国资深众议员韦尔登率国会代表团访利,开始探讨两国建立平等关系的途径。2004年2月,美、利两国在对方重新设立临时外交机构,美取消对利的旅行限制,并对利出口医疗设备,帮助其发展石油产业。3月,美国务院代表团对利的访问成为双方互利原则下的破冰之旅。4月23日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利长达18年的经济制裁,终止对利执行“达马托”法案,恢复双方大部分商业、贸易往来。美、欧相继解除对利单方制裁后,德国总理施罗德、法

国总统希拉克和加拿大总理马丁先后访问了利比亚,利与欧美各国的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2004年12月,利中央银行撤回了在美国被冻结近20年的10亿美元资产。

随着利比亚与西方关系的缓和,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纷纷进入利石油开采领域,并与利开展了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按照欧盟国家的设想,取消对利制裁和禁运后的欧盟与利关系将进入一种“欧洲投资—进口利比亚能源—利比亚消费能力提升—购买欧洲产品”的良性循环之中。^②由此可见,利在实施了“三步走”策略后,与西方各国关系已走向正常化,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处境也已有改善。

作为曾激烈反西方的穆斯林国家,利比亚的“转变”被西方视为“识时务”的榜样,对布什政府正在积极推进的改造“大中东”的战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以合作求安全与发展的“利比亚模式”。但是,利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使中东局势更趋复杂,使阿拉伯国家“各自为政”的趋势增强。利比亚的行为不仅加剧了中东各国对以色列军事优势的忧虑,也使叙利亚陷入困境,美国将以利比亚为例向除以色列外的其他中东国家施压,同时也会增加以色列核问题对美国的压力。^③

“三步走”策略使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大为改善。然而,卡扎菲毕竟曾经与西方对抗了30年,隔阂很深,短期内还难以进入“蜜月”期,利彻底实现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尚需时日,美国至今没有完全解除对利的所有制裁、也没有将利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即是明证。

三、“三步走”策略体现了利比亚外交的四个转变

1、利比亚外交趋于灵活和务实,由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卡扎菲是在纳赛尔主义的影响下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的。他上台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直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试图实现阿拉伯统一大业。但在其外交实践中,利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如埃及、苏丹、突

① 《利比亚决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声明(全文)》,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12-21/26/383440.html>。

② 《欧盟利比亚关系解冻回暖》,中国窗,
<http://www.cnwnc.com/20041013/ca1206263.html>。

③ 胡光媛:《利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原因和影响》,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4期,第17页。

尼斯的合并均未成功。而卡扎菲长期以利比亚的“九·一革命领导人”自居，对外“输出革命”，反对西方强权和美苏霸权主义，支持各国“革命运动”，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屡屡采取激进手段。但几十年的事实证明，追求阿拉伯统一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输出”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使利处境孤立，并遭到西方和联合国的制裁，经济也大为滑坡。铁的事实使利比亚认识到，只有认同当前的国际秩序现状、跟上时代的发展，以和解取代对抗，才能使利绝处逢生。于是，利以突然的方式显示了其外交趋于灵活和务实，由传统的理想主义、激进主义骤然转向现实主义。

2、利比亚外交的重心出现转移，由阿拉伯世界转向西方国家。利是一个地处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卡扎菲上台后长期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事业，这是利的外交重心。而当利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几次“合并实践”相继失败后，利将外交重点放在了非洲大陆，它积极参与非洲统一事务，呼吁非洲联合，倡导成立非洲联盟，借此推动非洲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利的非洲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1998年，“非统”组织率先解除了联合国对利的国际制裁，2002年非洲联盟取代了非统，非洲联合向前迈出历史性步伐。但非洲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状，联合行动进展并不快，因此，利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开始通过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来改善自身国际处境，将外交重心转向了西方

国家。

3、利比亚的国家安全观发生变化，由以实力求安全转向以合作求安全。利长期通过政治、军事对抗西方强权和美国霸权来追求国家安全。但事实证明，这种安全战略带来的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国际制裁下国内经济的每况愈下，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利逐渐认识到，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与西方开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但可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而且能够带来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使利可以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4、利比亚的国家利益观发生转变，由谋求集团利益转向关注自身利益。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多年来，利一直追求阿拉伯统一，热衷于对外“输出革命”，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力，而且与不少国家关系交恶。冷战结束后，利又将重点设定在非洲，不仅没有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反因对外援助背上了包袱。在国际形势趋缓和经济全球化加快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利也终于认识到应充分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佳途径。当前，利吸取了历史教训，正致力于推动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试图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以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最大程度地谋求其国家自身利益。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杨 阳）

XX

（上接第9页）牢固的政治基础。同时可更多地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地方一级的互动交流和更多的项目合作，增加新闻、文化团体、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4. 加强与阿拉伯国家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交流改革的经验教训，与阿各国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同时，鼓励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企业到局势相对稳定、条件较为成熟的阿拉伯国家

投资或合资办企业。强化双赢及共赢意识，既要赢得市场，也要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如帮助培训人才，在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大型项目可适当提高阿方管理人员及劳工的人数比例，以增加当地人员的就业机会等。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